



# 直到最后一句

The Last Word Can Be Heard

卢丽莉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SUSAN /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 FROM CASTOR | /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 CA@ZUIBOOK.COM ]  
COVER ART \_ FREDIE L MINT G | FROM CASTOR | / TYPESET ART \_ FREDIE L R.JOBIM | FROM CASTOR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卢丽莉

生日：11月30日

混在：中国 广州

喜欢：funny的事、lovely的人、leisurely地思考

想要：用这生命中的每一秒，给自己一个不后悔的未来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lylusblog>

# 直到最后一句

卢丽莉  
著

I 247.5  
L787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_ SUSAN /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 FROM CASTOR ]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 CA@ZUIBOOK.COM ] / COVER ART \_ FREDIE.L [ FROM CASTOR ]  
TYPESET ART \_ ALICE.L FREDIE.L RJOBIM [ FROM CASTOR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穿过寂寞的长夜与荒寒的沙漠，我一直都爱你。



CONTENTS

Chapter.01	.....	007
Chapter.02	.....	019
Chapter.03	.....	033
Chapter.04	.....	049
Chapter.05	.....	063
Chapter.06	.....	079

Chapter.07	.....	095
Chapter.08	.....	109
Chapter.09	.....	143
Chapter.10	.....	165
Chapter.11	.....	191
Chapter.12	.....	209
后记	.....	217





“我在开答案。”对方压低了声音，“等会儿里面还答案再出来给我，你通读过来，还有二十五分钟就不能是考场了。”

“好。”

挂掉了电话，唐路刚等了一辆出租车，从这儿到考场一般十五分钟车程，肯定赶得及。可是十五分钟过去了，出租车自从他过了一个红灯口之后就一直在拥堵的车龙里，耗费五分种的时间一动不动的蠕动的意思都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等了几分钟，再也忍不住开口。

出租车司机连说一溜对讲机，说了几句话，里面马上传来一片刺耳的杂音，就像收音机接收不良时发出的嘈杂又烦人的声音。可是出租车司机竟然边听边继续提出诸如“什么事啊”、“不严重啊”之类的问题，令萧澈怀疑自己是不是上了火暴人的车。

“前面出车祸了。”司机关掉了对讲机，“挺严重的，好像死了一个人。”

“啊？”

“出租车开到什么地吧，一般……”司机将车靠十几分钟吧。”

“……哦，那算了就到这吧。”萧澈扔下一张钞票然后反过书包下了车就在考场方向跑去。

这些红色的灯光跟尖锐的警笛声混乱成一片。

【查】

天露露的查代土籍料最热烈，用市属湖内内管新离五个五办，半一丁去以天算，得让时翼汗出如浆，真正点十四，天一的高量更甚平全是天个到班职尸天回早，产，此手出刺，来拉了期血牌牌改者司之知小这半个半丁这籍籍世用于百席落，潜工唯实上求办融强等融失部，后出第末个六十二警不显土籍到，朝商战刚回申个一前有心也止不任忍入大行，半没能空调不知或案，那对上要原享郭良感自信，泉且会一丁假随着起步去抄题控做，明明他眼睛还放在案面上到过会九却找不到，找了好一

阵冲撞激烈，脚刺刺才别用于出期前前，来地丁露义胆于面杀好了去洞口塞出，看那半人个斗耀郭玉新议，也点再也胆认认，音响的熟高了，不一对对！有竟说强最不弃！能高！那……么什干真后么忘门有笑第个狂赛”

“胆聊话人，牌康公什谢游施循舞！去路五哥！牌越公什拼”

“……什么选路路，！半夜三更的什么动在想，你整了看七的晒”

“我不想强妹呼，不然你想强爱自己”

“丁丁不书代那种一席，挺引不引玉训普中是全天个！牌去个游土籍”

“你想干什么？我要去你不交就来，就到我是无所谓，想学学”





## 【壹】

夏天过去了一半，在这个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里，依然是持续上升着的高温天气，早间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全年温度最高的一天，四十点五度，建议出行要做好防护工作。萧澈在手机持续震动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摸出手机，前一个电话刚好断掉，屏幕上显示着三十六个未接电话。他头脑晕重地躺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潦草地套上校服。

出家门后走了没多远手机又震了起来，萧澈摸出手机按下接听键，然后就听到了高晨的声音，对方那边有点吵，好像正在跟什么人争执着。

“我开个玩笑你们这么认真干什么……喂！萧澈！我不是跟你说话！你等一下，扯什么扯啊！我这就走！喂萧澈你搞什么鬼啊？人在哪里？”

“在路上。”

“路上你个头啊！今天是中考你还记不记得？第一科都快开考了！”

“那你在干什么？”

“我在弄答案。”对方压低了声音，“等会儿里面把答案传出来给我，你速度过来！还有二十五分钟就不能进考场了。”

“好。”

挂掉了电话，萧澈招停了一部出租车，从这里到考场一般十五分钟车程，肯定赶得及。可是十五分钟过去了，出租车自从拐过了一个红灯口之后就一直被堵在车龙里，将近五分钟的时间一点向前移动的意思都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等了几分钟，他忍不住开口。

出租车司机拿起一部对讲机，说了几句话，里面马上传来一片刺耳的杂音，就像收音机接收不良时发出的嘈杂又烦人的声音，可是出租车司机竟然边听着杂音边提出诸如“什么事啊”“严不严重啊”之类的问题，令萧澈怀疑自己是不是上了火星人的车。

“前面出车祸了。”司机关掉了对讲机，“挺严重的，好像死了一个人。”

“吓？”

“被机车撞到什么的吧……照这样看来起码还得多塞十几分钟吧。”

“……哦，那算了就到这里吧。”萧澈说着，扔下一张钱然后扯过书包下了车就往考场方向跑去。

远处红色的灯光跟尖锐的警笛声闪乱成一片。

## 【贰】

夏天过去了一半，连续几天的高温天气，让人即使把风扇开到三挡穿着一件小背心也止不住满头大汗。半夜里空调不知道被谁关了，三点多的时候黎露就热醒了，烦躁着起身去找遥控器，明明临睡前还放在桌面上的这会儿却找不到了，找了好一阵，黎露忽然停了下来，然后走进隔壁的房间里打开了灯。

“……干什么……”里面的人睡得正迷糊，睁开眼看见站在旁边的黎露，吓了一跳，“半夜三更你在这里干什么！”

黎露盯着女人的脸，“遥控器。”

“……什么遥控器？！半夜三更的什么遥控器，你脑子有毛病啊！”

“我不想跟你吵。还是你想逼我自己找？”

“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动到我是无所谓，动到里面那个你就死了，如果让你爸知道你半夜三更走来……喂！你要干什么！”

黎露没有搭话，一把掀掉了女人身上的被子，用力地把女人的身体往里扳过去，丝毫没有理会女人怒极的尖叫声，直接抽起了被女人藏在被窝里的遥控器。

“你好啊你！你存心不让我休息啊你！你还对我动手动脚！你安的什么心！”

黎露手里拿着遥控器，朝着还在嚷嚷个不停的女人嗤笑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去。

“等你爸回来你就知道死了！你别得意！等你爸回来你就知道死了！”

“你想跟他说什么就尽管说，我倒要看看他是相信你这个臭婊子还是相信我。”

黎露看了一眼女人高高隆起的肚子，然后“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门。

重新躺回去睡了个回笼觉，也许是空调温度太舒服的缘故，再次醒过来时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黎露匆匆忙忙地换上衣服，从洗手台上抄起牙刷，一手刷牙一手收拾书包。

洗脸的时候收到了杨宇发过来的短信，说已经在她家楼下了。黎露一手穿着袜子一手噼噼啪啪地回过去。

窗外阳光猛烈，透过层层树荫落在这个有点阴暗的家里，隔夜碗碟凌乱地堆在一起，好久没清洁的柜子上蒙了一层灰尘。黎露迅速地套上鞋袜，边整理领子边往楼下走去。

到了楼下的时候，杨宇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看见黎露，就朝她不紧不慢地打了个招呼，再走上前去顺好她没折好的袖口。

“别管衣服了，快迟到了吧！”

“不急。”杨宇边说着，手下边帮她整理着因为随便套上去而显得乱糟糟的衣服，然后抬起头，“走吧。”

在杨宇如来佛般安详沉稳的表情下，连一向急性子的黎露也只能露出没辄的表情，因为她知道，无论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无论事情有多么紧急，他也是这么不紧不慢的表情，就算是大火烧到了门口，他也会把被子叠好衣服穿好再跑到阳台上求救，他就是这样性格，仿佛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他紧张，也没有什么事能令他放在心上，所有的大事在他眼里仿佛都是小事。从小就是这样，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一次，是在小学的时候，她为了逞威风逼着杨宇跟她一起走单杠，走到一半一个重心不稳就掉了下来，她自己倒是没事，可跟在她身后的杨宇为了救她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小腿被地上突起的石块割了一道很深的伤口，鲜血直流，甚至看得到白森森的腿骨，当时围在旁边的小孩子看到这情景都吓傻了，有的在尖叫有的在哭喊，她

也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懂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可相反杨宇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没有叫也没有喊，仿佛受伤的人不是他一样，他平静地脱下外套绑在伤口上，然后对着哭得像个疯子似的黎露说：“你先找老师，去打120，完了再继续哭。”

而与此相反，黎露却是个标准的急性子、冲动狂，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越不让她做什么就越要做什么的别扭性格。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性格差天离地的两人能够做了九年朋友而没有发生过一次争执，连黎露自己也不大明白，她想了想，可能是因为吵不起来，因为如果你骂杨宇说“你是个神经病”，他也只会微笑着回你一句“嗯”。

因此，当公交车在半路上滞留了将近二十分钟没有往前移动过一厘米，杨宇不紧不慢、双眼放空地望着窗外的时候，黎露已经耐不住性子跑到前门处跟公交车司机理论。

“搞什么鬼，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恰好司机处于极度不爽的状态下，不耐烦地回过一句“你问我我问谁啊，打电话问警察啊”。

“那是怎样？让我们在这儿干等？”黎露说，“你把门开下我们在这儿下车。”

“这里不是车站不可以开门。”

“不能通融一下？我们今天要中考的。”

“那是你们的事，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也没办法。”司机依旧是态度强硬地驳过来一句。公车里的人开始嗡嗡地议论了起来，坐在后面的人也站了起来，朝前面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车头的方向。

黎露火了，“你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是要去考试的，晚了是进不了考场的，缺考零分谁负责？你负责还是你他妈的公司负责？！”

“就是啊！”“开门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跟小孩子过不去。”“就没见过你这么死板的司机。”车里的人见状也纷纷抱怨了起来，只见司机的脸色越来越铁青，但为了挂住面子，依然死顶着不开车门。

黎露见状，知道接下来必定有一番僵持，她也不再跟他理论什么了，她本来就不是跟人理论的性格，于是她选择了最快捷的方法，走到后门边拉起杨宇，然后直直地望着司机，“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给我把门打开，要么我拿这边的锤子把玻璃砸碎然后跳出去，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杨宇看了黎露一眼，她手上还拿着挂在后门旁的红色小锤子，在五秒钟前，她用它打碎了车窗拉着杨宇跳了下去，然后没命似的大喊着往考场方向跑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正在被什么人追杀。

他们就那么在路人奇异的目光下跑了五分钟，直到黎露突然停下了脚步。

跟在身后的杨宇一时没注意，撞到了她的后背上。

“怎么突然停下……”他说到一半，就顺着黎露的眼光看见了那个可怕的面面。在横倒的机车残骸前面，一个女人脸朝下地躺在地面上，从她身上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无数的人在旁边围观着，大声小声地谈论着，喊叫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去。

跟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而与那个时候不同的是，这一次，黎露松开了他的手，朝着那个女人走过去，黎露走到她身边，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扳过了她的身体，把她鲜血直流的脑袋往上托起一点，另一只手紧压住她腹部的伤口，然后抬起头，对着围观的人大声吼道：“看什么看！快打120！有没有人过来帮我压一下她的伤口，在救护车来之前，我们要先帮她撑住！发什么呆啊！听见没有！快点啊！快点啊！！”

夏天过去了一半，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全年温度最高的一天，赤裸的日光毒辣地照下来，沥青路面滚热发烫，烈日蒸腾着城市的每一寸路面，热浪层层地叠上来，远处闪烁着红色的灯光，闻讯而来的警察，从救护车上抬着担架小跑着下来的医务人员，车声、喇叭声、警笛声，在层层热浪中幻影般扭曲起来，唯有栖树的夏蝉声嘶力竭的鸣叫声，丛林般广阔而密集地、重重地覆盖过来。

杨宇握住黎露的手，她的手上全是鲜血，一直在颤抖，从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地，一直在颤抖，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然后低声地在她耳边说：“没事的，她会没事的。”

### 【叁】

今年夏天在中考的第一天迎来了最高温，母亲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抱怨着这件事，翻来覆去地说着“怎么会这样啊”“有没有搞错哦”“那要让小孩子怎么考试啦”，父亲在一边“是是是”地附和着，到最后也忍不住说：“好了，有完没完了你，心静

自然凉！”

叶婷坐在书桌前温习了两个小时，其间母亲进来了四次，一次是端进来一碗炖了很久的天麻鱼头汤，一次是进来收碗并趁机检阅性地转了两圈，一次是拿进来一杯刚热好的牛奶，最后一次是进来催促她快点上床睡觉，为明天的考试养足精力。

“现在才八点半！”

“八点半怎么了？我看报纸上说，考试之前一定要早点睡，养好了精力第二天考试才能发挥出好的水平，这是专家的建议嘛，有好处的啦。”母亲催促着，“好啦快点去收拾一下明天考试要用的东西，然后去睡觉。不要漏带什么啊，2B铅笔削好没？带四支嘛！签字笔装进去了没？起码三支啊。还有准考证？手表？橡皮？尺子？纸巾？干的一包湿的一包呀。水壶？再带两包炒饼中间休息的时候吃嘛，好像说带香蕉更好？”

“够了够了……我不是去露营啊！”

可是同样的话，母亲依旧在第二天一字不漏地向叶婷重复了一次，在终于把一切收拾停当可以出门的时候，母亲还一直拉着叶婷的手说“手机记得要关掉啊”“提前十五分钟进场做好准备”“就当是平时的小测验就好啦，不要紧张的”“涂答题卡的时候要看清楚呀”“考得好坏不重要的，尽了全力就好啦”“平常心，一定要平常心”，叶婷一连串的“好好好好好”地应过去，拿起书包就要出门。母亲站在原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的样子。

“要不要我陪你到考场啊？”

“……不用了！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虽然这么说着，可叶婷终究拗不过过分紧张的母亲，为了让她放宽心来，叶婷只好同意她陪自己走到考场门外。一路上，母亲都在耳边叨叨着重复了千百遍的注意事项，叶婷假装认真，其实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然后就在离考场还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车祸发生了。

叶婷到现在也无法描述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就在她面前，就是一秒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了。等她回过神来时，母亲已经拉着她的手往考场方向走了过去。叶婷的胸口好像被膨胀的棉花堵住了，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她看一眼前面的母亲，再看一眼身后的车祸现场，就这么来来回回了不知多少回，直到那个充满了鲜血的十字路口就要消失在视线里的时候，才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话。

“妈，我们是不是应该打120……”声音里异乎寻常的颤抖跟仓皇，连叶婷也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

“不用。”母亲倒是很冷静，她一边往前走着一边说，“管别人这么多事干什么？今天是中考，你顾好考试就行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影响到考试。”

考试室刚一开门叶婷就走了进去，跟三个最早到的人一起。叶婷在找到座位之后就开始了将准考证跟笔什么的一一摆好，再看一下手表，离开考还有十分钟，其间只陆陆续续地走进来三四个人，叶婷盯着手表上秒针的转动，试图平复剧烈的心跳。

第一个骚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什么？她变卦了？！找死呢是！”有谁突然在走廊上大吼了一句，叶婷吓了一跳，然后透过窗户往外望去，一个高个子的男生，因为有着相当的距离，在这里只能看到他的侧面，阳光顺着屋檐斜切下来，照亮了他的半边轮廓，视线再往下一点，身上穿着的是一件很有名的中学的校服，平时身边的人，或者家长，或者老师一提起这间中学，总是竖起大拇指，说里面个个都是用功乖巧的好学生，个个都会考进省重点高中。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单肩耷拉着书包，胡乱地搭在手臂上，校服也穿得乱七八糟，领口开着，袖子太长，就随便折了几折，堆在手肘的位置，裤子也是又松又长，穿起来就有点拖拖沓沓的感觉，但因为人又高又瘦，就变得不是拖沓，而是……叶婷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什么能够形容的词汇，因为无论哪一个都不对劲。直到很久以后叶婷回想起当初那个随意地靠在栏杆上讲电话，有点儿目中无人的男生的时候才知道，那是温柔。

是一种嬉皮笑脸的，真真假假的，没有心也没有情的温柔。

“那你把她搞定啊，要不然叫那什么宁的女的发来给我……我不管你啊，总之开考了你就要把答案传出来给我。”

叶婷吓了一跳，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刚才这个男的大声嚷嚷着作弊的事？可没来得及让她有更多的想法，隔壁室的监考老师就走了出来，然后音箱里开始播放起“考前注意事项”，在音箱声音的掩盖下，叶婷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我开个玩笑”“扯什么扯”“速度过来”几句话。

“喂。”前面的人叫了一声，叶婷猛地回过神来，才看见对方手上的草稿纸，连忙说了声“抱歉”然后接了过来，再传下去。

音箱里开始播起考前音乐，一分钟后，随着一声刺耳的铃音，试室里就静得只



剩下纸笔间摩擦的沙沙声。而第二个骚动就是在开考后大约二十分钟的时候发生的。

开始的时候只是听到一些隐约的嘈杂声，因为是一楼的教室，又离学校大门比较近，时不时会有些杂音也是难免，于是就没有怎么在意。可是后来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叶婷抬起头，看见连监考老师也走出了门口。老师一走，学生的心就开始散起来，靠窗户的几个人都侧过头望向窗外看热闹，叶婷看见三个人正站在门口跟门卫争执着什么，最激动的要数站在中间的女生，她的声音大得连叶婷这边都能听见。

“我说车祸！那边出了车祸你知不知道？四条街在那边都堵住了，这不是特殊情况是什么？！”

“什么我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我捣乱了什么考场纪律，你这边定的什么鬼纪律？我不知道你这里弄的什么规定，什么迟到十五分钟不准进考场！你凭什么这么做！你又不现场，你又没有看见那边是什么情况，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看看这些血！你看看这些血！全是血！她身上全是血！”

叶婷没来由地颤抖了一下，因为离得太远，她看不见女生的表情，也看不见她身上的血迹，可是她知道那场车祸，就发生在她面前。

那边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女生气急败坏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老师这边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叶婷注意到右边的男生拿出了手机，半分钟之后，斜后面的位置传来了一个声音。

“喂。”

骚动后来是这样结束的。之前在走廊里讲电话的男生坐在自己斜后面的位置上，无视“考试时带手机一律按作弊处理”的规定旁若无人地在考场里讲起了电话。

“你进不来？那怎么办？我不能忍受一个人在考场里作弊……不过我想这一科也考不成了。那好，我出来找你，我们一起去吃早餐。我没有吃早餐，我不能忍受一个人去吃早餐……”

坐在一边的叶婷听着对方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地讲着电话的时候，心想这人真不是一般的我行我素，还任性至极，连说话的方式也跟别人不同，别人是“我不想一个人”或者“我不喜欢一个人”，而他却坐在黑板上写着大大的“安静”两个字的教室里，堂而皇之理所当然的说“我不能忍受一个人在考场里作弊”。

就在叶婷这么想着的同时，那边厢的男生结束了他最后一句话，合上了手机盖，然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监考老师。